

知性女

# 你们的给予,成就有温度的文字



马云云,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2009年入职,代表作:《爱的谎言》、《徒步大运河》、《疯狂的石头——倪发科受审痛哭悔罪》

六年前的夏天,我成为这份报纸的一员。而那个夏天发生的很多事,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

初入职,没有线索,只能逼着自己去发现新闻,煎熬和焦虑如影随形,一天下来一无所获,傍晚回到办公室只能看着别人紧张忙碌。

“怎么可能每天有那么多新闻可写?”我一度迷茫。

而一路坚持,也是在寻找答案。

先讲件老魏吧。老魏和媳妇在济南一家小区菜市场卖菜,他挺着啤酒肚,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每天吆喝买卖就属他嗓门大。有段时间,我每周都去采访市场行情,老魏边卖

菜边跟我聊,渐渐熟络起来。

2010年底,我采访生活在城市的“夹心层”,老魏一口答应接受采访,并邀请我到家里做客。他们租的屋子没暖气,摆设简单。两口子讲了很多孩子的事,和诸多外来务工者一样,他们决心不让孩子再漂泊,盘算着要在济南给孩子买婚房。

每个人都和老魏一样,为美好生活打拼,而我们的日子无不以大时代为底色,宏大的制度设计牵动着个体生活,而千千万万个老魏的执着恰恰成就了时代的精彩。

外来务工者老魏的故事被写成文字登在报上,我是记者,是记录者。身处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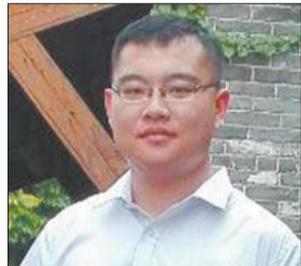
有太多变迁值得记载,太多真相等待挖掘,当年那个困扰我的疑问早已不是问题。

那么冷的天,老魏两口子给我包着水饺,并坚持不让我下手帮忙。水饺下了锅,他们又从冰柜里拿出一袋没开封的鱼丸,撕开煮给我吃,说那是新进的货,特别好,一定让我尝尝鲜。

这几年遇到不少这样的人,是读者,是采访对象,是采访中遇到的有缘人,他们朴实的情感,真切地温暖着我这个外乡人。记者的武器是手中的笔,但它不冰冷,因为有了你们的给予,我们笔下的文字将汇成有温度的历史。

财经男

# 三平米储藏室安放过追新闻的心



姜彦,本报今日青岛记者

2012年入职,代表作:《一汽大众落户青岛之谜》、《股魅》、《即墨服装产业再生记》

去过烟台的人都知道,真正的暴雪是什么样,而我就在漫天飞雪的时节,只身来到齐鲁晚报烟台站。

刚开始,我借住在同学出租屋客厅的旧沙发上,沙发满是毛发污垢,晚上铺个床单,早晨六点起床再把沙发折起来归位,然后飞速打开晚报电子版,看看自己的稿子发没发,一旦没有,心中立刻紧张起来。

一个月后,我搬到一间三平米多的储藏室,因为不朝阳,墙都长毛了,由于周围大学毕业生多,便于观察社会百态,我就在这个小窝安下身,从新闻中寻找理想,用笔纸追求幸福。

这一住竟是两年多。那两年里,我曾冒着大雨在化工路走两小时搜

寻被盗井盖,也曾凌晨三点踩着没过膝盖的积雪跟环卫工人一起体验扫雪的辛劳,为了解金融圈潜规则,我还卧底当保险员,和外汇黄牛称兄道弟,去探访股票配资公司。

2014年5月,到青岛记者站不久,得知一汽大众华东生产基地落户青岛,为获得更多一手消息,我们根据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出访一汽大众的队伍中郑德雁和于成刚的身影,推断一汽大众将选址即墨市龙泉镇。农历大暑当天,冒着40度高温,我在龙泉汽车城周围采访了三个多小时,拍完最后一张照片,眼一黑晕倒在路边。回到市里,接着采访了社科院专家、一汽大众的上下游

供货商,最终坐实了选址上武汉和一汽大众的“乌龙”。

庆幸的是,辛勤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在一汽大众媒体见面会上,董事会成员见我第一句话便是,你的文章我看过,齐鲁晚报的新闻实力确实很强。而在今年六月一汽大众媒体参观团活动中,齐鲁晚报也是唯一受邀的江北媒体。

三年了,很多人问我,做记者累不累?写这么多揭黑稿子,怕不怕?其实我们很累,因为记者没有真正意义的假期,但我不会懈怠,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吃苦耐劳是晚报人的品质,正是我们的职业操守,铸就了晚报在全省的影响力。

百事通

# 文字给我们平凡的人生在标度



王昱,本报国际新闻部编辑

2012年入职,代表作:专栏《畅所显言》、《羁绊两千年》、《二战札记》

记得中学时代,读过契诃夫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终日醉酒的手艺人在临终时回忆平凡的一生,结果记忆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每天都酩酊大醉,昨天像今天,今天像明天”,酒醉前还是翩翩少年,等到酒醒,突然发现一辈子已经过完了。

这篇小说带给我少年时代的最深的恐惧。2012年,当我踏上上海开往济南的火车,到报社报到时,在火车上还想起那一幕,害怕自己某一天回忆时,也发现过去的日子只剩一片空白。

所幸,新闻人的生活如同万花筒,每天都给你带来不同际遇和挑战。工作三年,我做过记者、写过评

论、当过编辑、开了专栏,去过不同的地方,钻研过不同的选题。每一天都忙碌充实,翻看过去的文章,总能忆起那些岁月,这些文字就是我时光的标度,它们让我感到踏实。

几个月前拜访了一位70多岁的老读者,老先生自称是我这个20多岁小编的忠实读者,他掏出厚厚的日记本,里面贴满了剪报,一眼就看到好几篇是我写的“豆腐块”。

我的文字,说杂文也不算,说评论又不像,充其量不过是博人一笑的趣谈,从古今中外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汲取一瓢水,为读者在闲暇之余清洗一下世俗的尘泥,然而老先生却将这些小稿子一篇篇地收入日

记本,不少还加了标注。读着读着,我感觉这些文章其实也成了这位老读者的标度,在对它们的阅读和收藏中,他或许也感到在安乐椅上读报纸的那段时光没有虚度。

网络流行语说“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其实,人生即便平凡,也不需要解释,但无论如何需要标度——正因为太平凡,所以我们需要记录每天发生的事件,以及每天的感怀。是文字,帮助读者放眼世界,看到世间的千变万化,才让人觉得并非明天像今天,今天像昨天。这也许是新闻存在的意义吧,而我正在为标度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每一天执着努力。

白富美

# “好奇宝宝”在琢磨提更好的问题



刘雅菲,本报济南新闻中心记者

2012年入职,代表作:《新书记遇到什么样的济南》、《店铺装修十几天,来了三拨城管》

这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会怎样?我从小就爱问问题,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好奇宝宝”,每天都会打出一串一串的问号。

大学毕业后跨行做了一名记者。刚入职时,我对记者是什么,新闻是什么几乎一窍不通,只是凭直觉以为记者每天接触的都是新事物,可以揭露真相,还可以满足自己那份好奇心。

爱问问题的习惯,对于刚工作的我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采访一件事之前,我总习惯先问自己,对这件事,我有哪些不明白的,要弄明白我都该问谁呢?接下来的采访

过程中,当我的这些疑问一个个得到解答,就有了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那是最痛快最过瘾的时刻了。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对于记者而言,这些仅仅是很初级的提问,很多时候,提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年的“两会”报道中,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解答一些热点问题,是报道成功的关键。在2014年济南市“两会”上,初出茅庐的我幸运地碰上了一位热门局长,局长答应在回驻地的路上接受我的采访。200多米的路能问多少问题呀,可我就在这时却卡壳了,问了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后,再也没找出

热点问题,最后只能望着局长的背影,留下一肚子遗憾。

这次经历让我憋屈了好一阵子,我想,之所以提不出问题,就是因为我对这个部门的工作不了解。而如果要问出好问题,就得知道市民最关心什么,还得了解相关部门一段时间内的工作,而国家和省市的相关政策,也需要在第一时间了解消化。

工作三年多了,我自认为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奇宝宝”,但是每看一份文件,每读一天报纸,每浏览一次职能部门的网站,都有助于我在关键时刻多问几个好问题,也离一个合格的“好奇宝宝”越来越远。

小鲜肉

# 过滤,只为更有价值的传递



田宇,本报要闻部编辑

2013年入职,1992年生,本报总部最年轻员工,代表作:《齐河房管局要求重复评估没道理》、《昭通强震直击》

互联网时代报纸还重不重要?你得承认,这个时代网络服务应有尽有,饿了有人通过手机把饭送上门,更不用说各大网站铺天盖地的信息让你足不出户观天下。

时间久了,是否有人去反思自己到底接收到了多少有益信息?网络廉价的信息收集,无成本的流转,难免让人面对浩如烟海的资讯时感觉雾里看花。身为晚报编辑,我们一贯的价值立场,对资讯的价值判断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悉心滤掉虚假、芜杂的信息,只为筛选和呈现那些有益、有用、有趣的事实,而更多原创性的内容,则通过记者扎实的现场采访,编辑的审慎改稿,最终以“白纸黑字”

一再验证真实性和权威性。

转眼已做了两年新闻,我监督过任性用权的房管局,懒政怠政的文物局,帮助过病床前苦苦等救命钱的白血病患者,赞扬过勇救落水女子的六旬老人。有理有据的报道引起了相关部门重视,公权力最终缩水,老百姓的权益得到维护,那些正能量的报道纷纷引来点赞效仿,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大家不再旁观,这让我更加珍视手中的笔杆子,也只有读者的关注才让它有如此能量。

编辑是要上夜班的,别人快下班了我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别人进梦乡了,我正孤单地走在回家的路上。黑白颠倒的生活,让我如此“与

众不同”,于是,社会交际牺牲了,活动半径也基本不变。

听起来枯燥平淡,但每逢大事发生,夜班编辑部瞬间活跃起来,所有人打起精神,迎接最紧张的时刻。跟随记者的文字,我们仿佛也直击了新闻现场,作为新闻的“第一读者”,我们琢磨着把最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读者。一切结束,下班时可能已经到了凌晨两三点,甚至四五点。兴奋劲儿还没过去,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满脑子还是版上的文字,强迫症般地复盘,生怕还有什么差池。

夜夜如此工作,我们仍获得了一种满足感,毕竟我们在记录这个时代,真切地感知家园的变化。